



## 中庸講記 (72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(接上期)

第一節 子思言至聖至誠之功用，已盡中庸之理而至其極，又慮學者馳騖高遠而忘下學之功，故又從下學立心之始而言之，推之以至其極也。觀詩之言，可見首當為己，古來學者之分途，不過為己為人之念，向內向外之間而已。為己者便是君子之道，為人者便是小人之道。一念之差，千里之謬，可不慎歟？論淡、簡、溫，闇然也，猶網之襲於外。不厭、文、理，日章也，猶錦之美在中也。是以知遠之近，風之自，微之顯，洞徹此機此理，而能循序用工者，則可以漸進入德之門。

「子思言至聖至誠之功用，已盡中庸之理而至其極」，「至聖」是《中庸》第三十一章，「至誠」是第三十二章，其功用，已盡中庸之理而至其極，將中庸理講到最高的境界。

「又慮學者馳騖高遠而忘下學之功」，「慮」就是考慮、憂慮。我們研究《中庸》的道理，都是研究天地的道理、學天地的道理，這是「騖遠」。我們有講「知遠之近，知風之自，知微之顯」《中庸》，我們學的都是遠的；遠的是什麼？就是學治國平天下，而對於修身齊家，尤其修身，我們反而都沒有注意到，所以沒有學到「為己」。「騖遠」的意思，就是

煩惱我們都學遠的，沒學到近的，而忘了下學之功；什麼是「下學」？就是真心實修的功夫，而我們都沒有真正學到。

「故又從下學立心之始而言之，推之以至其極也」，所以又從下學立心之始而言之，這是《中庸》第三十三章講到的道理，從立心開始講；再推以至其極也，推到後來，「『上天之載，無聲無息』，至矣！」《中庸》理是這樣推的。

「觀詩之言」，觀《詩經》中的詩句，「可見首當為己」，這是為己下學的功夫。

「古來學者之分途，不過為己為人之念，向內向外之間而已」，自古以來研究這道理是從哪裡區分開的呢？就是從「為己」或「為人」這個念頭分開的。我們上回講過《論語·憲問》云：「古之學者為己，今之學者為人。」這句道理就在說明古今為學之不同，而由此區分；最主要為己是向內，為人是向外。

「為己者便是君子之道，為人者便是小人之道」，接下來都在講內聖的功夫，因為若沒有向內的內聖功夫，只想要外王，根本則不牢固。若學者

為己就是君子之道，為人便是小人之道，這是很容易了解的道理。

我們要知道這念頭是「一念之差，千里之謬，可不慎歟？」一個念頭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因此在這個地方我們要很小心、很謹慎。

「論淡、簡、溫，闇然也」，這些道理前面都說過，談到淡、簡、溫，這是闇然也，這是向內的一個功夫。

「猶網之襲於外」，這是內斂，也是內在的功夫，像網的衣服穿在外面一樣。

「不厭」，上回研究過「淡而不厭」，「不厭」就是有道味。

「文、理，日章也」，這自然的顯露，後幾節都在講顯露、以及談不顯之德，詳細等會再講。

「猶錦之美在中也。是以知遠之近，風之自，微之顯」，錦的內在，美在裡面，中庸之道理最主要是為己，是要知遠之近，知風之自，知微之顯。

「洞察此機此理，而能循序用工者」，「機」很重要，即發動的原由；最主要即「為己知機」，這節完全在研究這四字，怎樣為己？怎樣知機？知機就是知道源頭，一般寫文章，就

是要知道出處在哪裡。機很重要，這裡不是指機械的機或機會的機，上回有討論過，機就是發動之因由所在。講道理是要「能循序用工者」，要有次序，「則可以漸進入德之門」。

後學記得曾講過佛家的道理：華嚴法界，它的法界分理法界、事法界、理事無礙法界、事事無礙法界；我們現在的修道大部份都在理事無礙法界裡面，理事無礙法界就是有分開，後學之前有講過這道理，大家是否還記得？談到理事無礙法界、事事無礙法界。沒有理事無礙法界，就無法進入事事無礙法界。法界就是宇宙間所有萬事萬物，包括抽象的，也包括萬物（是事實的、具象的），都包括在內，就是法界。

經典研究的是理法界，我們在做無畏施時是事法界；理事無礙法界和事事無礙法界又是怎樣的呢？古早老一輩的修道人都是事事無礙法界，他不一定說得出道理，但是他都知道明瞭並能去做、他有先天智慧。我們現在修辦道的方式，尤其這幾十年來最明顯，就是理事無礙法界，有事卻不能通理，會做事的人不一定懂道理；理氣對或不對？有時也會有誤差，即前面所說的「一念之差，千里之謬」，

有這種情形產生；所以有事而不能通理，往往就是智慧不足的人才會這樣；也有很多做無畏施卻不明事理的人，都是因為內功的功夫不足。一般尤其有進入忠恕學院或有研究經典的人，都是有通理，講道理能講得頭頭是道，能言善道，然而有些人雖通理，但是不能處事，也就是真正要做事情時，不知要怎麼做。

這幾年報紙常寫「學者治國」，學者能治國嗎？學者不一定能治國，這都是因為經驗不足，這是兩個不同的境界。所以我們現在研究道理講循序漸進，這個意思就是要遵循次序用功，這樣才能漸進入德之門。所以事與理二者要融合在一起，即佛家講事事無礙法界，後學常講：「辦道就是修道，修道就是辦道。」道理是根據這事事無礙法界來的，大家要了解。不要只叫我做服務，卻沒叫我如何修道；若能一切圓融無礙，這中間一貫道的殊勝就在這個地方。

不是只有做而已，也不是誦經或研究經典就可以了，而要實際下鄉實習，才能達到事事無礙法界，才能返本還原，才能歸根認 中。以前講過：「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，立天地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」《中庸》，講到

天地外，那是至誠。現在學的這些道理，《中庸》讀了將近四、五年，第三十三章研究了那麼長的時間，但都在事理方面，雖然後學也有講些經驗談，事實上都在理方面推。

本章要回到切身實踐之事，也就是為己之學，所以後來都引用《詩經》在講，其實《詩經》不是在講這個道理，然而子思很了不起！我們讀過《詩經》就知道，斷章取義，其實不能那樣的；你看《詩經》的每一句道理都是真情的流露，一般社會的人不懂，讀《詩經》會覺得是情歌，例如：「關關雎鳩」《詩經》，但這是出自於內心，毫無偽裝、毫無掩蓋的一種經典，是自然的流露，也不講究文字的組合，我們看這章就知道。

**《詩》云：「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。」故君子內省不疚，無惡於志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見乎！**

### 讀懂經句

① 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：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之意。亦孔之昭，即首章莫見莫顯之意也。詩言魚之潛于淵，可謂潛伏之深，然亦甚昭然而易見。

「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之意」，是在講《中庸》首章：「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」，其實隱與微是重複的；隱是眼睛看不到的，隱是憑我們的想像，好比講人「知人知面不知心」，心就是隱，隱是人無法了解的；人在偽裝時，旁人若沒有相當的了解，是無法做一個判斷，所以我們有時會有誤差，猜想這個人在想什麼？但這可能是不對的，這是隱，看不見的。

微是雖看得見，但很難看見；微是小，我們讀過《孟子·離婁》談離婁之明，能「視於百步之外，見秋毫之末」，一百步以外能看得到那麼多點點的細微灰塵，眼睛有夠厲害！這就是微。我們眼睛太差看不見，眼睛好的人就看得見，這就是微。離婁是黃帝時代的人，孟子講離婁，莊子講離朱，都是同一人，是不是有這個人我們不敢說。

「亦孔之昭，即首章莫見莫顯之意也」，「亦孔之昭」即首章所談「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」，是指即使看不見或很難看得見，事實上也都一樣能看得見。這與第一章講的意義一樣，你是無法掩蓋的，自然就會展現，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。

「詩言魚之潛于淵，可謂潛伏之深，然亦甚昭然而易見」，這邊就引用《詩經》的道理，魚雖然沉在海底深處，但你注意看就能看得出來；雖然有時魚身未必看得見，但從水波就能看見，會看的人或眼睛好的人，就能看得較深入而能看見，這是無法掩蓋的。現在講道理，比我們那個時代更好作比喻，就好像現代的針孔攝影，我們若沒注意，一舉一動都被看得清清楚楚。

古早有些房子的地板有一個洞，後學想到小時候，後學的嬭嬭在開布行，是羅東最大的布行；古早的房子不是水泥的，雖是二層樓，但都是木造的，我常看到嬭嬭趴在那裡不知在看什麼，她用一個東西稍微遮掩，後來我也去掀起來看看，原來是挖了一個小洞，在看下面的店員有樂跔（台語，偷懶、閒晃，摸魚之意）？還是沒有樂跔？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被看到，但卻都不知道有一個小洞在監視他們，這就是「亦孔之昭」，古代的人是這樣子，我現在所講的都是事實。雖然只是一個小洞，但透過這個小洞，整個房間攏看現現（台語，意即看得清清楚楚），但是店員都不知道有人透過一個小洞在監視著他們。

因此古人常說，上天無所不察。而現代透過網路、人造衛星，在天外、在太空，都能了解地球的一舉一動。你看為什麼當時我們宜蘭天庭道院在作水土保持，要填土時，有人說：「那些山不能去挖。」大家都覺得在深山林裡又沒人看到，內山有人在挖山，我們就去拿土啊。

有人就問：「那是否有經過許可呢？」是有許可，但也沒那麼大面積；大家考慮後說不要去拿，我就講在深山裡面，卡車要開四十分鐘才能到，路又陡，普通車無法到達，不會有人巡查吧；有人講：「不是喔！人造衛星在上面都知道哪裡在挖，隨時就來開罰單制止。不但會被罰款，也會因破壞自然而犯法，會受到法律的制裁。」

想想，在深山無人到達的地方也有人在天上監視！以前講「舉頭三尺有神明」，有些人會認為：「頭上空空的，神明在哪裡？那是你們迷信，有信神的人在講的話，我們不信就都沒有，神不知在哪裡。」事實上今天有科學的印證，所以我們話不能說太多，自己去體悟就好了。

（續下期）